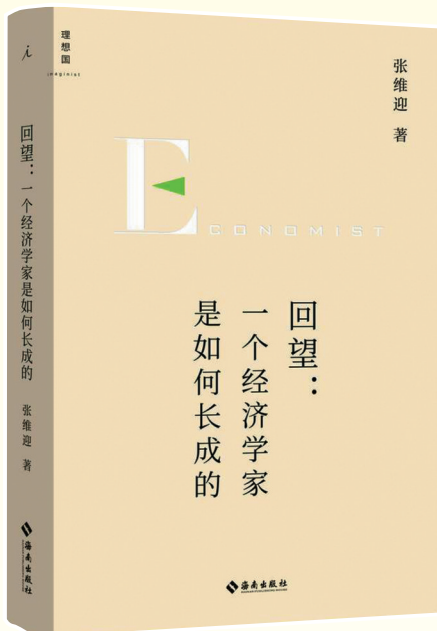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回望：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》



回望：
一个经济学家
是如何长成的

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、经济学家张维迎始终关注真实的人和真实的市场，重视对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经济的发展。在经济学专业并不吃香的年代，他作为陕西农民子弟，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？为何近40年来他一直以“企业家”和“企业家精神”作为研究核心？为何他始终关注市场上具体的人？

这些都可以从张维迎的新书《回望：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》中找到答案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是如何一步步从陕北山村到北京工作、留学牛津大学以及回到北大管理学院当院长的，他最关切的人和事是哪些，以及他的经济学理念的根基和本色从何而来。

《橘颂》： 献给少年的 人生奥义之书

“初春，八十六岁的老文公带着一只叫橘颂的猫，住进了山中石屋。石屋为祖上所有，曲折奇异，宛如迷宫。他们与留守乡亲为邻，同山川草木为伴，和鸟兽虫鱼为友，以日月星辰为灯，访遗迹，睹盛春，山居生活既怡然自得，又屡获惊喜。”这就是当代文学名家、茅奖获得者张炜最新创作、由新蕾出版社出版的《橘颂》里的内容，这部作品也是张炜继《寻找鱼王》之后，以诗心和童心写就的又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。

张炜借助老文公对家族历史的追寻、对荒芜石村的探访、对“冰娃”故事的解密、对“橘颂”美好隐喻的演绎，把孩子与老人、历史与现实、坚守与遗弃、自然与人文等巧妙勾连起来，塑造了以老文公为代表的忠于理想、坚守正义的知识分子形象；书中借老者之口为孩子传递受用一生的朴素价值观，表达出作者对新一代少年的殷殷期盼，以及回归自然、关切人性的理想诉求；同时诗意描摹自然万物的生长和变化，重现斑斓山林中的春韵与野趣，引导孩子感受蓬勃自然的生命力。简单纯粹的故事里蕴藏多个维度的题旨：既是一个奔赴自然与春天的故事，又是一个神奇迷人的探险故事，更是一个探讨生命真谛的故事。

在文坛耕耘写作50年，张炜将自己丰富的人生智慧融入一个传奇故事。全书文辞精湛、情感饱满、意旨纯粹、极具美学张力，全书没有长句子，极少用复句，全是不事藻饰的短句，对话也多用口语。三十三个千余字的短章如电影分镜，每章只表现一个场景下的情节、对话，堪称实践海明威“冰山理论”的范本。

《橘颂》的优点在于它不迁就孩子，而是埋下庄肃的爱意和深刻的思想种子。浅者乐其浅，深者识其深，它是一部随着孩子的成长可以咂摸出不同人生情味的小说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是一部献给9-99岁“少年”的人生奥义之书。作为一个文学多面手，张炜在长篇小说、儿童文学、诗歌等多个领域都有不俗造诣。对儿童文学作品，他有自己的深入理解，“优秀的少儿文学作品应该有一部分留给未来。不能端给他们一碗清汤，没有任何可咀嚼的东西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橘颂》

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？ 张维迎推新书“回望”人生点滴

有朴素情感真诚的经济学家

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一个偏僻小山村。19岁那年离开农村去西安上大学，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，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，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，后来又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，1994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。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，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。著有《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》《市场的逻辑》《市场与政府》《理念的力量》等。

《回望：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》这本书的出炉，在张维迎的计划之外。在序言中他说，“在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写成之前，我不曾想到会有这本书。我只是

偶尔觉得自己心中有一股东西要流淌出来，流淌出来的，只是一篇文章，没想到它们会汇成涓涓小溪。”

在书中，他写敬重教书先生的母亲、爱栽树的父亲、送给他《政治经济学》的中学老师、具有学术反叛精神的大学同学，以及要求“言之有理”“论之有据”的经济学启蒙恩师、强调做“小思想家”不做“大思想家”的诺奖得主、“最有资格摘取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”杨小凯先生……他们的故事也体现了作者经济学思想的本质来源。

张维迎被称为“经济学家”，但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他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与自己的农村背景有什么关系。但一些朋友和熟人怀疑他不是

从农村走出来的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问：“你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吗？”张维迎回答说：“是啊，你为什么问这个？”对方说：“农村可以出作家，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。”

据张维迎回忆，他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人活眉眼树活皮”。他觉得这句话是对经济学家讲的“声誉机制”的最好概括。母亲过世后，他写的《我的母亲》一文，感动了无数人，包括普通读者，也包括他的经济学同仁。好友杨利川说：“这篇文章是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。”杨利川曾这样对张维迎说：“如果说，一个经济学家理论的真诚出于他朴素的感情，出于对基层民众的热爱，出于他的人文理念，也许很多人不信，但你真的是这样。”

一本讲述“土壤故事”的书

母亲去世后，张维迎回老家次数多了，与小时候的发小和朋友见面也多了。有一次，他的发小霍玉平到家里聊天，张维迎发现发小不时咳嗽，就问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病，他说是当油漆工时间长了，可能油漆中毒了。霍玉平是张维迎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。“他一生坎坷，让我难以释怀。他有艺术天赋，本有希望成为一个画家，但命运让他只能当一个油漆工。我如果没有考上大学，命运可能还不如他，因为我连油漆工的手艺也没有。《发小玉平》一文，讲的既是玉平个人的命运，也是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。”张维迎说。

霍东征是张维迎上小学时的同桌。张维迎当时是班里的尖子生，霍东征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，但两人关系要好。几年前霍东征当了村主任，张维迎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企业家精神的村主任，而企业家精神是自己过去几十年研究的主题。霍东征自己贴钱为村民干事，这很让张维迎感动，于是张

维迎就写了《村主任霍东征》一文。也收入在《回望》这本书中。

张维迎说，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受到很多人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，难以言说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他的中学老师、大学同学，也有他在农村时的领导，还有工作后结交的朋友。“其中有些人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，我忍不住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，这就有了《时雨春风李务滋》《同学田丰》《公社书记曹志勤》《命运多舛刘佑成》《非典型官员王六》《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》等文章。”

不过，最终能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，最重要的是遇到了几位杰出的导师，“特别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老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·莫里斯教授。他们不仅教给了我经济学知识，而且培养了我的治学精神。杨小凯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，但他与我亦师亦友，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，我的经济学观点深受他的影响。可以肯定，没有他们，我肯定不会是

今天的样子。我写他们，既是出于对他们的感谢，也是邀请他们继续激励我、监督我，虽然他们三人都已入天堂。”

回望过去，张维迎深深感恩自己在农村生活的19年，“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幅画，或明或暗，或深或浅，19年的农村生活就是画的底色。没有这种底色，我将不是我。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棵树，根就深深扎在陕北的黄土地中，这块土地虽然贫瘠干燥，但我一直能从中汲取营养，因为我的根很深。没有了根，我将会枯萎。《我的中学岁月》和《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》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一点。小时候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，但现在人们都说我是一名经济学家，并且有自己的独特见解。所以说，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。至于偶然中是否包含着必然，我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。这本书讲的是土壤的故事、园丁的故事，不是树的故事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